

Dixueshi

- > 尚钢和新娘山杏“回酒”归来，全村的房屋被烧得片瓦无存
- > 原来是日本人要在这里开矿，才上演了如此惨烈的一幕
- > 尚钢中弹负伤后，母亲为掩护他被宪兵队严刑拷打致死
- > 夫妻俩面对酷刑，英勇不屈
- > 尚钢在人间地狱中，矢志不渝地与敌周旋、斗争

长
篇
小
说

Dixueshi
滴血石

侯国锋 / 著

D. ixueshi.

长 / 篇 / 小 / 说

滴血石

侯国锋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滴血石 / 侯国锋 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5.4

(火凤凰文丛之一)

ISBN 7-5059-4616-1

I. 滴… II. 侯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1673 号

书 名	滴血石(火凤凰文丛之一)
作 者	侯国锋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萍
责任印制	白 诚
印 刷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47.744 千字
印 张	9.875
版 次	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616-1/I·3598
定 价	21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第一章

尚钢不满十七岁就成亲了。

新媳妇儿山杏比他大三岁。女大三，抱金砖。东北这疙瘩的民俗兴这个。尽管是包办婚姻，尚钢婚前却见过山杏，山杏长得俊，就是皮肤稍微黑了点儿，妈说这种女人扛老。

尚钢推开新房的门，就嗅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儿。这香味儿熏得他晕晕乎乎的，双腿有些发软。山杏盘腿四稳地坐在炕上，腰板儿拔得笔直，特别好看。尚钢想上前揭盖头，可恶的双脚却有点儿不听使唤，他在心里骂了一句：熊蛋包。强迫自个儿蹭到炕前，咬了咬牙，伸出有些颤抖的手，一把扯下了那块火焰般炙烤人心的红盖头。

山杏的脸红扑扑的，笑眯滋儿地露出俩酒窝。亮晶晶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尚钢，像伸出两只小手儿在尚钢心窝挠了几下，他浑身立马痒酥酥的。尚钢想说点儿什么，界比邻右的嫂子、婶娘嘻嘻哈哈地进来一大帮。

在欢声笑语中，尚钢和山杏喝了交杯酒，吃了合欢饺子合喜面。一个嫂子往被窝里扔了些红枣糖果栗子花生，趴在山杏的耳畔说：妹子，你比他大几岁，世事比他懂，要照应点儿我兄弟。一句话把山杏羞了个大红脸，耳根子火辣辣的，赶忙低下头。这个嫂子又对众人说：咱们赶快走吧，别耽误了小两口儿的好事。一个婶子说：行啊，大伙都听小辣椒的。人们有说有笑地离开新房。

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好看。在红烛摇曳的柔和光线下，尚钢眼

中的山杏比仙女还美丽。山杏把尚钢拽上炕，动手解他的纽襟儿。山杏的手有着非凡的魔力，尚钢被触摸到的肌肤，会抑制不住地颤抖。尚钢被扒得浑身精光，他感到下体早已突兀起来，怕山杏笑话，急忙用双手捂住，再也不肯松开。山杏缓慢地脱光自己的衣裳，尚钢看到那诱人的胴体，特别是胸前突突乱跳的两只小白兔，再也顾不得羞耻了，他张开双臂，把山杏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尚钢的全部性知识就是听过两回房，蒙蒙胧胧知道该做什么又不知如何做。他还不懂得前戏和爱抚，就急切地压倒山杏，不得要领地左冲右突起来。尚钢浑身的血液在燃烧，同时也燃烧着山杏。山杏制止了他稚嫩的动作，拿出一块叠了四棱的白布垫在身下，用手把尚钢的小船引领到港湾。山杏妈呀叫了一声，刚想吟唤，窗外传来了铁锹倒地的噪音，吓得山杏只是大口喘着粗气，再也不敢吭声，她知道窗外有无数双年轻的耳朵在捕捉屋里的细枝末节。

尚钢进入山杏的时刻，被温暖湿润的舒适包裹着，他趴在山杏丰腴的肉体上，品味着胀得发疼，又爽得心悸的感觉。当山杏扳着尚钢的胯骨轴儿有节奏的上推下拉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主动剽悍地冲撞起来。山杏咬牙压抑着，吟唤声还是从嗓子眼儿挤出来，传到窗外。尚钢的火种点燃了山杏的荒原，自己也被野火所焚烧，这炽热的烈火铺天盖地，已成燎原之势……

突然，尚钢像海啸一样喷发了，引起的波浪一股一股地冲刷着燃烧的土地。山杏看到灰烬下的荒原萌生了新绿，一望无际的生命之原绽放着簇簇鲜花。她徜徉在和煦的春光里，心中漾起一波一波的快意。

尚钢浑身舒坦地滚落到炕上，安静地卧在山杏身边。山杏从身下抽出那块白布拿给尚钢看，尚钢看到红月季样艳丽的血迹，心不由一抖：姐，都怪我，把你弄出血来了，你疼吗？

傻弟弟，这叫见红，疼点儿姐也愿意。

啥叫见红？

过两年你就知道了，睡吧，姐搂你睡。

这是尚钢和山杏头一回对话，单剩他俩的时候，姐和弟的称呼也由此固定下来。尚钢拱在山杏酥软的怀里，闻着她的体香也睡不着。

尚钢的爸爸尚老汉勤快得像只苦劳苦作的蚂蚁，山上左一疙瘩右一块的二亩薄田是他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。那把特制的八斤半大镐头眼下连四斤都不到。凭着这八斤半，他在后台沟沟门儿刨出了三间草房，两间厢房和一头老黄牛，如今又刨回来一个仙女般的儿媳妇。

尚老汉节俭得有些抠门儿，娶亲时做的长袍一直穿到大儿子尚钢完婚。每逢红白喜事赶来往或走亲戚串门儿，他就把长袍叠好挟在胳膊窝里，背着粪箕子，拿着粪叉子上路。无论遇着人屎狗屎，还是碰到牛粪马粪，都会叉到粪箕子里。到地场后，把箕和叉放到大门外，再穿上长袍，走进院内。

出来的时候，在大门口儿就脱掉长袍，叠好之后仍挟在腋下，背上粪箕拿起粪叉，边捡粪边往家赶。

尚老汉治家，就讲究个不空手。上地里莳弄庄稼，临回家的时候总要砍一捆油松低蓬的干树枝，用镐把穿到柴禾绕里，扛在肩上蹶达蹶达回家。他从不特意砍柴，柴禾垛却比谁家都高。

尚钢心里明白，爸爸为他的婚事花了全部积蓄，还外借了三十多块钱。经过提亲、定亲、过礼、请期的繁文缛节之后，爸对他说：钢子，早生儿子早得济。如今兵荒马乱的，日本人不断扩大采矿地盘，烧了好几个村子了，趁还没轮到咱这场儿，赶早把婚事办了吧。

爸，咱家本来就不富裕，多一口人，不是又多一张嘴么？

傻小子，你咋不想想，多一口人还多两只手呢！

尚钢再无话说。

昨几个日头刚抹红的时候，山杏家就打发人送来了嫁妆。尚老

汉的当院立刻喧闹起来，杀猪的杀猪，摘菜的摘菜，砌炉灶的，搭大棚的，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都紧张地忙碌着，气氛红火热闹。在众多帮忙的年轻人中，辛长富、辛长贵哥俩干得最卖力气，抓猪、搭棚紧忙活，放下耙子拿起扫帚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尚老汉劝哥俩歇会儿，长富说：钢子弟娶媳妇儿，俺心里高兴，咋能歇呢？尚老汉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别看他平时小抠儿，根劲的时候还挺要面儿，真能豁出来。晚上坐堂客和落忙的便席就放了八桌，六菜一汤，管吃管添。众人都竖大拇指：这喜事办得——像样！方圆十里也是属一属二的。

今几个天刚蒙蒙亮，尚刚就坐着从林掌柜林德轩家借来的一挂胶皮轱辘马车去接亲。怕路上出事，尚老汉求大翻译官林彬亲自押车。一路上人着新装，车马挂红，不敢有啥响动，蔫拉巴登地把新人接了回来。喜车到家，尚钢十四岁的弟弟尚铁点燃了迎亲的鞭炮，喜庆的劈啪声清脆悦耳，散发的火药味弥漫奇香。山杏在喜乐和鞭炮声中下车，她头顶红盖头，脚穿绣花鞋，在喜娘的搀扶下，踩着倒换的红毡缓步而行。山杏跨火盆，越马鞍被引领到天地桌前。

商行林德轩掌柜被请来任司仪。林掌柜住在后台沟对面的苏家堡子，祖上中过举人。他为人醇厚，家道殷实，经管着十亩好地，农忙季节亲自下田耕耘，以耕读世家自诩。十几年前又盘下一个商号，经营些日用百货，生活愈加富庶。他现已年过半百，膝下二男一女。长子林彬曾在日本留学，惟一使林掌柜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是，林彬给昭和制钢所苍松岭采矿所所长小野次郎当了翻译官。次子林森在省城读书，女儿林芳就读于塔市女子中学。今天，德高望重的他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袍马褂，脚踏牛皮底礼服泥面圆口鞋，神色庄重地喊道：一拜天地；二拜祖宗；三拜父母；四拜新亲；五拜媒人；六拜嘉宾；夫妻对拜。将新娘送入洞房坐宝帐，礼成！

林掌柜主持罢婚礼，清癯的脸上泛起红晕，他喜颜悦色地向尚老汉作揖：恭喜恭喜，愿新人来年早生贵子！

一句话正撞在尚老汉心坎上，盛满喜悦的胸膛翻起一股热浪。

他急忙还礼，一揖到底：同喜同喜，林掌柜受累了，我给您道乏。

区区小事，何累之有，我还得感谢您信得过我咧！

尚老汉把林德轩让到上房陪娘家客。酒桌上，林德轩谦恭礼让，频频举杯敬酒，一点儿富人的架子都没有。就是土里刨食的庄稼把式或五行八作的手艺人，他都按高门贵客对待，唤起了人们对他的更加敬重。这就使喜宴高潮迭起，客人们尽兴而散。

想起这两天的喜事儿，实实在在地偎在媳妇儿身边，尚钢就抿嘴儿乐，乐出了声。山杏推了他一把：小弟，咋的了？做美梦了？

姐，我还没睡着呢，做啥梦。

你咋还不睡呢，我明儿个就和你下地干活。明早若是捂被窝子，老人该笑话咱了。

那还用你说，我心里早就核计好了，得下死力干活。像咱爸那样，到铁匠炉打一把大镐，再刨它二亩山地，早点儿把饥荒还完。若不，咋对得起二老的一片苦心呐！

好样的，这才对俺心呢！山杏把尚钢紧紧地搂在怀里，那温热暄软的双乳恰巧贴在他的嘴巴头儿上。闻着醉人的乳香，尚钢涌起一股难耐的燥热，浑身的血液奔突着向一个部位凝结。他突然来了灵感，捉住那浑圆挺拔的东西贪婪地吸吮。山杏压低声音唧唧呀呀起来，夜深人静，她知道听房的人已散，可东屋就睡着二老和小弟尚铁，山杏不能无所顾忌地全部放开。

山杏的低吟轻唤，使尚钢的下体更加鼓胀，胀得像要爆裂开。他腾身跃起，翻到山杏光滑细腻的身子上。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尚钢不再慌乱，身体却仍有些抖颤，他已毋须引导，一下撞开福地之门，深入洞府，矫健地冲撞起来。他们进入了一个更加美妙的境界后，尚钢才痛快淋漓地喷发。尚钢周身通泰，他舍不得离开山杏那诱人的躯体，就伏在醉人的山丘和平原上沉沉睡去。山杏抱着他还有些稚嫩的身体，任燥热一点点消退。

窗外刚刚泛白，山杏就轻轻推开尚钢起身穿衣裳。尚钢一把拉住她的手，想把她按回到炕上。山杏抚着他的光头说：好弟弟，听话，日子长着呢，别掏空身子，伤了元气。

尚钢点点头：嗯哪，姐，我听你的。

山杏穿戴整齐，怕惊动公婆，悄没声下地，悄没声到茅房解手，悄没声从柴禾垛抱了一捆干树枝儿抓了一把松树挠儿（用篮子搂集起来的干枯落地的松针），悄没声地把干树枝儿填到东屋的灶坑里，点燃松树挠儿把火引着。婆婆尚陈氏还是听到了响动，就来到外屋地：杏儿，咋起这么早？那啥，新媳妇三天不下厨，快进屋歇着去，那啥，妈来做饭。

妈，从今往后您老就享福吧，有我在，哪能让您做饭呢！

这话说的，妈的手脚也闲不住，那啥，咱娘俩一块儿忙活吧！

现成的一大锅剩菜，娘俩齐下火龙关，一会儿的工夫饭菜就做好了。一家五口人团团围坐，多了一口人，饭吃得特别香甜。尚老汉看着孝顺勤快的儿媳妇眼仁儿都乐。

他三十八岁那年，托媒提亲，要娶陈家堡子的寡妇陈二丫。二丫开始说啥也不吐口，她说自个儿命硬，已经克死了三个丈夫，扔下了三姓四个小子，不能再害人了。尚老汉对媒人说：我就是相中了陈二丫这块风水宝地，她只要能给我生个儿子我就是死也值。不过你得跟她说明白，我孤身一人，若是真死了，改不改嫁由她，必须得把我尚家的孩子拉扯大。

二丫听了很感动：成，就冲他这实惠劲儿，俺嫁！

婚后陈二丫果然争气，三年生了俩儿子。尚老汉心里甭提多乐了，他对二丫说你可真是块宝地呀，撒下种就生小子。为了让儿子长得瓷实，他给儿子取了尚钢尚铁的名字。两口子和美地过了二十来年，五十六岁的尚老汉比牯牛还壮。凭着八斤半刨出了这份家业，现在儿子才十七岁就娶上了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他能不滋润么？

尚陈氏边吃饭边盯着山杏瞅，咋也瞅不够。山杏虽然脱去了崭新的红袄红裤，穿上了当姑娘时的旧衣裳，依然那么秀气可人。那张瓜子脸上的大眼睛乌溜溜的特有神，山杏知道婆婆盯着她看，就垂下眼帘。长长翘翘的睫毛忽闪忽闪的，更招人疼。山杏那件白地儿上缀满湖蓝色野菊花的布衫很合身，显露出她苗条的身材。在尚陈氏眼中，山杏比昨天更艳丽更水灵，她觉得这是儿子尚钢的功劳，女人是靠男人的雨露浇灌的。

昨天深夜山杏和尚钢做第二次的时候，尽管屏声敛气，仍被在门边竖着耳朵的尚陈氏听得真真切切。听到关键处，尚陈氏心中暗暗惊喜：好小子，比你爸强多了，你爸入洞房那天，刚搭门儿就泄了。你老妈耐心调教了半个月，他才渐渐摸索到要领。尚陈氏听得血脉奔流，回屋轻声喊了几声尚铁，见二儿子已经睡熟，和老伴也哑没悄儿地做了一把。事毕，尚老汉咬着她耳根子轻声说：你个老不正经的，哪有听儿子房自个儿犯瘾的？

清早做饭时，山杏屋里外头紧忙活，动作轻巧得像只山猫。走起路来细腰像风摆柳，胸前的咂咂颤颤的，翘起的屁股蛋子一摇一摆的特好看。尚陈氏心里美滋滋地夸赞，这又是个养大胖小子的材料。想到这，她就拣菜里的丸子和肉块儿往山杏的碗里挟。山杏连连推让：妈，我都吃不下咧，您二老多吃点儿补补身子，你们健康长寿才是我们小辈儿的福分。

这么一说，尚陈氏嘴角笑得能咧到耳朵丫子。

吃过早饭，拾掇完碗筷，山杏就去喂鸡喂猪。做好这一切，她走到东屋：爸，我想和当家的（对丈夫的尊称）下地干活，今天该种啥咧？

刚过门干啥活？让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，知道的是你自个儿愿意去，不知道的还不得核计是我逼你去的，那不得笑话我拿儿媳妇当牛当马使呀！再说咱家就那零零碎碎的两亩山地，我和钢子两天就整利落了，还用得着你下地？在家好好待着。

爸，俺当家的说了，也像您老似的，到铁匠炉打一把大镐，再刨二亩山地，把日子过得再富足点儿。

爸，我也跟哥哥学，也打一把大镐上山开荒！尚铁争着抢着说。

大人说话，小孩儿少打岔！尚老汉瞪二儿子一眼。

尚铁噘着小嘴不吱声。

山杏摸着尚铁的小脑瓜说：那可不行，你身子骨太嫩，别累个好歹的。等我和你哥挣点儿钱供你念几年书才是正理。

尚老汉嘴上不说，心里特别高兴。钢子命真好，摊上这么既懂事又勤快的好媳妇儿，这也是俺老两口修来的福哇！

爸，山杏把脸转向老公公。我是从小累出来的，一天不下地干活，浑身骨头节就发痠。您老就让我去吧！

不行，你就是说出龙叫唤来也不行。孩子，我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哇！

尚陈氏有些不落忍：那啥，钢子他爸，孩子在家待不往，还赶不上到地里干点儿活儿。想当年，我还不是过门第二天就跟你上山了。

那好吧，钢子和你到岗梁那两块地种苞米。我和铁子在山下种豆子。

尚钢右肩扛着镐头，左手拎着镰刀。山杏挎着小筐，筐里放着苞米种。小两口儿高高兴兴地走出院外，在村口遇到了辛长富兄弟。他们的父母这二年相继过世，兄弟俩相依为命，靠耕种一亩薄田勉强糊口。长富看到山杏先红了脸：钢子弟，上山哪？

尚钢赶忙给山杏引见：这是长富哥，这是长贵弟。姓辛，是一奶同胞。

长富手挠后脑勺对山杏说：弟妹刚过门就干活，真是好样的。

长贵对哥哥说：新媳妇儿过门三天没大小，你羞迷啥？他拉一下山杏的袄袖子：嫂子，你有啥病吧？

我没啥病啊!山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没病?没病你昨天夜里不好好睡觉,哼哼啥呢?

山杏的脸腾地一下红了,她和这哥俩不熟悉不好说啥,就低下头用手指绞衣裳角。

长富拍了弟弟一巴掌:胡吡啥呢?没正形。

尚钢举起手里的镐,假模假势地说:嘎小子,看我不打折你的腿!

长贵撒腿就跑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跑远了才回过头来大声嚷嚷:嫂子本来就哼哼来着,你凭啥要削我?你熊人,赶明儿个不叫你哥了!说完自个儿先忍不住笑,把鼻涕泡都笑出来了。尚钢和长富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,山杏的脸更红了。

告别长富,尚钢和山杏走到山脚下。节气刚交谷雨,微风迎面扑来,携来春天特有的香气。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摇曳着艳丽,鸟雀们放开歌喉传送着美妙的旋律。天空湛蓝湛蓝的,给叮咚的小溪染上了宝石的色彩。太阳火红火红的,给赤裸的山崖镀上了黄金的光华。山杏的心里荡漾着无尽春意,她撒目一下,山路两边泛绿的枝叶已经遮挡了别人的视线,就悄悄地拉住尚钢的手。

尚钢觉得今天有使不完的劲儿,刨掩儿滤粪忙得满头大汗,奇怪的是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山杏手撒种、脚盖土轻盈有序,不时用袖头子擦擦汗,心境比任何时候都愉悦。小两口儿撒了一个欢儿,两片地的苞米已经种完了。

子承父业,亘古有之。尚老汉谈不上有什么家业,对于尚钢和山杏来说,按爸爸勤俭持家的办法去做就行,就不会辜负老人的一片心。尚老汉持家的核心是不空手,种完苞米之后,尚钢拿起镰刀到松树林子里砍干松枝。山杏就在地隔子采摘紫欧欧毛茸茸的猴腿儿(红蕨),猴腿儿很多,又鲜又嫩。山杏右手沾满了绛紫色的汁液,飘散着醉人的清香。一会儿的工夫,她就采了一筐。

山杏惊喜地发现,皮皮芽已经放叶能吃了。她把猴腿儿从筐里

倒出来码放整齐,就开始捋皮皮芽。皮皮芽翠生生、亮晶晶的,用手一捋,就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奇香。山杏边捋边想:回家在园子里割点儿鲜嫩的韭菜,和焯过的皮皮芽掺在一起剁成馅儿,多包一些菜饽饽,蒸它一大锅。既能让全家人尝鲜儿,又能省不少粮食。捋够一筐,山杏就坐在一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上,撩起前大襟扇风儿,等尚钢从松林中出来。

山杏一边歇息一边欣赏着既陌生而又熟悉的山林风光。说陌生是她头一次到丈夫家的山地来,说熟悉是所有的山林都大同小异,都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物。山杏环顾四周,又有许多好东西闯进她的视线。小蒲蒲、水荠荠、紫花菜、婆婆丁、苦妈菜、车轱辘菜、大脑崩儿……数不尽的野菜都在暖风中向她招手。老天爷不饿死瞎家雀,只要多吃一点儿苦,多受一点儿累,就能省下许多粮食,卖了钱就可以早些把欠下的饥荒还完。

山杏在心中盘算:过些天蕨菜、灰菜、苋菜、苣荬菜、猫爪子、大耳毛、老山芹、龙芽苞、笔管儿菜、辣椒秧、菘豆秧、长虫把儿、野鸡膀子等数不清的山菜、野菜都该下来了,日子也就更好熬了。

姐,想啥呢?尚钢扛着一大捆干柴站在山杏面前。

小弟,咋扛这么多?干活别太下力,省着累坏了身子。来,坐下歇会儿。山杏拍拍自己坐着的那块大石头。

尚钢放下柴禾,紧挨着山杏坐下来:姐,你刚才想啥呢那么人神?我走到你跟前了,你都没发现。

山杏把自个儿的想法对尚钢说了一遍。

尚钢在山杏的腮上亲了一下:你真是我的好媳妇儿。姐,你知道吗?你呆呆地坐在这里的样子好看透了,我真想把你拽到树林里去……

山杏的脸红红的:胡说八道,你也不怕受风?你以为我就不想啊?夜里让你弄个够。

尚钢搂住山杏亲嘴儿。

山杏从他怀里挣出来：大白天的，让人看见！快晌午了，回家吧。

尚钢和山杏成亲的第九天，按当地风俗该小两口儿回门或曰回酒。山杏的娘家在泉眼背，距尚家住的后台沟五里多地。天边刚冒红，他们起来吃过早饭，尚钢就拎着四彩礼和山杏上路了。

小两口儿一路上说说笑笑，穿过二道岗子的乡间小路，来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边。小溪中光滑的鹅卵石是五色的，像红玛瑙，绿翡翠，黄琥珀，白玉石一样点缀在河底。溪边嫩绿的水草和各色的野花相映成趣，引来鲫鱼壳子，沙葫芦子，船丁儿和麦穗儿等小河鱼儿追逐嬉戏。慵懶的缩脖子老等（鹭类水鸟）悠闲地站在水中狩猎，艳丽夺目的翠鸟在柳丝间忙碌，红色或绿色的水蜻蜓在花草间穿梭。怡人的景致更增添了两个年轻人的喜悦之情。

小溪没有桥，只是在平缓的浅水处摆了一溜平整的石头，供行人踩踏，免受涉水之劳。尚钢对山杏说：姐，不行我背你吧。

快走石头慢走桥，过这条小河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你那两下子还不一定赶得上我呢！说着话，山杏踩着石头飞快地掠到对岸，轻捷得像跳跃的山狸子。

尚钢从没有踩石头过河的经历，接亲那天走的是大道，过的是从三道岭流过来的大河，那座桥能并排跑两辆马车。今天山杏领他抄近道儿，才必然经过这条小溪。和山杏相比，尚钢过河的姿态就显得笨拙。走到河心的时候，他很怕弄湿了脚上的新鞋，就有些犹豫。世间的很多事就是这样，越怕越有鬼。看着流淌的溪水，他有些眼晕，面前的石头不知为什么，都忽忽悠悠往上游飘。这下可好，尚钢头上的汗都急出来了。

山杏急得在对面喊：小弟，别瞅脚下，往远处看，往我这看！用眼睛的余光瞄着点儿石头就行！

山杏越喊，尚钢越急。他冒冒失失地向前跨了一大步，突然觉

得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头皮有些发麻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尚钢整个身心。他眼前一黑，虽然踩到了石头却没站稳。他扎撒双手两臂平伸，左晃右晃右晃左晃，可能是四彩礼的缘故，最终还是失去了平衡，把一只脚踩到河里。尚钢哪里知道，家破人亡的厄运已经降临到他的头上了。

山杏站在对岸笑，笑弯了腰。

尚钢气得噘着嘴，索性下到水里，哗啦哗啦趟河过来了。一双新鞋和裤角子弄了个精湿，直往地上滴答水儿：笑，笑个啥？瞅我掉水里你高兴是不？

山杏还是笑，笑得岔了气儿，就蹲在地上：我笑你舍命不舍财，在石头上晃那么样也没把手里的东西扔掉。

还笑，我一个新姑爷儿，弄这个熊样，咋进老丈人门？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！

哟，小弟，真生气了？脾气还挺大。山杏从头到脚把尚钢打量一遍：别说，就你这狼狈相还真没法进村。来，跟我来。山杏把尚钢引到一墩柳树毛子后边说：小弟，别生气。把裤子脱下来我上河边给你投投，这火辣辣的日头爷儿，一会儿就晒干了。

尚钢气哼哼地脱下裤子，把鞋甩出去老远。山杏喜眉笑眼地抱起裤子拎着鞋走到河边，把裤子投洗干净拧干，抻平了皱褶搭在另一墩柳树毛子上。然后把千层底儿的布鞋刷净，晾在一块大石头上。就乐呵呵地走回来，坐在尚钢身边：小弟别生气了，都是姐不好，我给你讲个泉眼背来历的故事吧。小弟，你知道翻过眼前这架山是什么地方吗？

红花峪呗，这谁不知道！

古时候，红花峪有户人家，老两口子领三个儿子和儿媳过日子，虽谈不上富有，却也吃穿不愁。三个儿媳中数三儿媳妇儿心灵手巧，炕上地下活没有一样不精的。干啥都撒愣快。对丈夫有尊有让，小两口儿感情可好哩！三媳妇儿对公婆也挺孝敬，特别会来事。

这三媳妇儿哪都好，可惜是个哑巴，公婆就疼她。两个大伯嫂特别眼气，整天在公婆面前叨咕三七四六，说她的坏话。

一天，不知俩大伯嫂怎么挑唆的，老婆婆真就给惹急了，说咸道淡骂得很难听。三儿子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顶了他妈几句。这下老太太可火了，一蹦八丈高地骂儿子：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，任人骑来任人打。我刚说两句就冲你肺管子了？你八辈子没娶过媳妇咋的？凭咱家的条件找个全可人都得手扒拉着挑，何况一个哑巴？干脆把她休了！

三儿子说：妈，您老咋不讲理呢？她又没犯七出之过，凭啥休人家？

你小子是山老鸱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！今儿个是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要妈就把她休了，要她我就撞死。说着话就往墙上撞，一家人拉的拉拽的拽，才算把老太太稳住。

三媳妇儿哑是哑却不聋，她暗气暗憋暗上火，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。后来她蔫拉巴蹬儿地回屋，收拾个小包袱就走了。三儿子见媳妇儿真走了，急得抓耳挠腮也不敢去撵，在院子里耗了能有半个时辰，才假装解手打尿道溜了。

三媳妇儿穿过柳树林儿，翻过一道山。看见两只喜鹊围着一棵大杨树上下翻飞，叽叽喳喳使劲叫唤。三媳妇儿紧走几步，见一条鸡蛋粗、扁担长的大长虫（蛇）往树上爬。窝里的小喜鹊吓得喳喳直叫，两只大喜鹊不顾命地轮番叨长虫脑袋。母喜鹊见三媳妇儿走过来，就在她头顶盘旋，叫声更加急促。聪明的三媳妇儿打把就明白了，它是让我救小喜鹊。三媳妇儿搁地上拣起石头就往长虫身上打，树忒高，打了好几下也没打着。眼看长虫要爬到喜鹊窝了，三媳妇儿急了，捡起石头连连投，有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长虫脑袋上。长虫一翻白儿从树上掉下来，曲曲弯弯钻进草棵儿逃命去了。

小喜鹊在窝里冲三媳妇儿欢欢地叫，母喜鹊在三媳妇儿眼前急急地飞，飞一段就落在树枝上对她点头。三媳妇儿就跟它走，喜

鹊飞飞停停，一直把她引到一个泉眼边儿。三媳妇儿走得又饥又渴，就趴下来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又甜又凉的泉水。她觉得嗓子眼儿刺挠想说话，就试着冲喜鹊说，还真说出来了：哑女出生二十年，从小命苦赛黄连，多谢喜鹊来引路，开口说话靠神泉。这时候，公喜鹊把三媳妇的丈夫也引来了，他听见媳妇会说话了不算，还一套一套的，乐得直拍大腿。

小两口儿头一回唠起了知心嗑，手拉手往家走。他丈夫寻思：这回媳妇儿会说话了，看两个嫂子还敢欺负不！两只喜鹊早飞到他们家，落在门前的大柳树上叽叽喳喳地报喜。三媳妇第一个看到的是铲韭菜地的老公公，她走上前问个好说：韭菜好比一片林，公爹蒔弄真殷勤，虽然不是值钱宝，亲友来了待客人。老公公惊喜得捋着胡子傻笑。

三媳妇儿刚进院，与打碾房里出来的大伯嫂走了个顶头碰。大伯嫂吓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，三媳妇儿见她端着簸箕，也给她问了好说：簸箕本是湿柳条，麻绳把它栓得牢，虽然不是真天子，能把糠王扇出朝。虽然这几句话有点儿贬斥大伯嫂使坏，把她逐出家门的意思，大伯嫂却没划开拐。她见三媳妇儿会说话了还一套一套的，惊得大张着嘴半天没闭上。

三媳妇儿知道二大伯嫂肯定在碾房推碾子，就走进去。二大伯嫂不生养，过继了老大家一个儿子。她见三媳妇儿进来，就把脸扭到一边儿，嘴都要撇到耳朵丫子了。三媳妇上前问个好说：直直苗苗一根柴，生在深山长在崖（音皑），虽然不是亲生子，紧紧把它抱在怀。二大伯嫂见小婶儿的嘴这么好使，吃惊得两眼瞪得跟铃铛似的，也就听不出那弦外之音了。

三媳妇儿到上屋去看婆婆，正纺线的老太太冲她一瞪眼，狠狠地说：你咋回来了？三媳妇笑嘻嘻地给婆婆鞠了个躬：婆母炕上忙纺线，一天到晚手不闲，儿媳我又回家转，先给您老敬袋烟。说完话就拿起长杆烟袋，在铜烟袋锅里给婆婆装好老青烟点着。老太太见